

小說組

亞軍

黃文欣

南下

二月初的天和老夏光禿禿的腦門一樣，開始有了回春的跡象。老夏直愣愣站在月台上，陽光照著頭頂細細的絨毛金黃發亮。鼻翼沁出汗，他仍然用手裏捏得稀皺的紙巾擦了下鼻子。

老夏剛剛滿頭大汗幫兒子把箱子扛到行李架上，兒子心急要他下車。

“等歇兒火車要開了。”

“來得及。你把其它東西放放好，還有……”

“曉得了曉得了。就要開車了，你快點下去。”

老夏手忙腳亂下了車，站在黃色安全線外看著兒子。良傑低著頭，眼角帶見窗外一抹身影，他仍舊顧自己整理東西。

站台上小販推著一滿車食物，煮著茶葉蛋的鍋冒出騰騰熱氣。站台上的人好像沒頭沒腦包著一團熱氣，滯悶，讓人昏昏沉沉。老夏曲起一根指頭篤篤篤敲著玻璃，他指指小攤問兒子要不要買幾個茶葉蛋路上吃。良傑起膩地皺了皺眉，撇著嘴搖頭。

車身一震，火車緩緩開動了。老夏本能往後退，走了幾步，好像要跟著車跑的意思，終於還是站定了。駛出站的火車像一條拉過了頭的拉鏈，回不來了。老夏疑心眼角擎著一團水汪汪的東西，用手一抹，竟飛走了，原來是一只蒼蠅。

車開起來，空氣就清爽多了。沒落座的人紛紛找鋪位，忙亂的脫外套放行李。一個女人抱著個五六歲大的孩子，一手拽著個編織袋走過來，孩子歪著腦袋枕在大人的肩膀上睡得正香。女人往前傾下身慢慢將孩子放在鋪位上，小孩啞巴小嘴，雙手纏在母親脖頸上勾住了不放。女人哄著孩子，用一種與本人極不相符的聲音，輕輕的，淡淡的。好容易孩子鬆了手，她扯過被角給他蓋

住胸口。

靠窗坐的一個中年男子站起來幫女人把編織袋托上行李架，女人道謝不止：“喲，謝謝你，師傅，謝謝啊！”她的臉圓圓的，透著一股熱乎乎的紅，穿了件紅色毛衣，渾身洋溢著過年才有的熱鬧氣氛。她說起話來也像過年放的百子炮，響亮且出其不意。她坐在鋪位上，咋一看，紅通通的印象，像極了百子炮放完后撒了一地的大紅碎紙。

“師傅，這鋪位是不是你的？”

“不是，好像是那位小師傅的。”中年男子指著良傑說。男子黝黑的臉，瘦高個兒，眼白裏摻著血絲。他又說道，“你坐著好了，小師傅沒意見的，是吧？”

女人接下去：“是小師傅的啊，哎喲，我要麻煩小師傅你了，你可不可以跟我換個鋪位？我的鋪位就在上面，我帶了個仔兒，上下不方便。小師傅好吧？我要好好謝謝你！”她一口氣連續說下去。良傑沒有表態。

瘦高個兒幫口道：“小師傅，你幫幫她，女人家帶了孩子出門不容易。”

良傑的嘴角往下挂，他看了看鋪位，被子已經打開蓋在孩子的身上，小孩的領子上有可疑的黑色，女人的腿壓著枕頭的一角。良傑心裏又起了一陣膩，他只向女人點了一下頭，就把臉別向窗外。

女人歡喜極了：“謝謝你哦，小師傅，你人當真好！等歇兒我把鈔票補給你。”

良傑望著窗外，與其說他被窗外的風景吸引住了，不如說他正專注地欣賞玻璃窗映出的倒影。他仍然處在對周圍事物漠不關心的年紀，世界對他而言不過是玻璃窗裏的影子，遙遠而模糊。他的臉在光線下映出來像一張薄薄的紙，尖削的下巴一不小心就會將它戳破。他的眼睛大而無神，目光總是左右飄忽，大概由於他的思想極容易被干擾的緣故。

“小師傅，你去南邊讀書？不是？去工作？你好像還是個學

生……”女人似乎覺得剛才的道謝不夠有力，應該再說些話表示好意。“剛才送火車的是你爸爸？我看到他同你招手。你跟他蠻像的，應該是你爸爸？”

良傑懶怠搭理她，只搖搖頭或者就“嗯”一聲。漸漸的，女人就不大來找他說話了。

不少人說他長得像老夏，這類套話恭維的時候居多。他想起剛考上高中的暑假，老夏帶他參加單位組織的旅游。

坐船過海去一個小島，船艙裏塞滿了牌局的喧鬧和瓜子殼潮濕的氣味，良傑走到甲板上透氣。老夏本來腆著後腦勺看人打牌，立刻也跟出了船艙。他總是小心翼翼看守著兒子，生怕他出什麼意外。“外面風大，吹多了頭要痛的。”老夏抓著欄杆慢慢走過來，他穿了件的確良短袖衫，風灌進去把衣服撐大，看上去像個充了氣的氣球。“你自己進去吧。”良傑偏偏又往外走了幾步。

有同事在甲板上抽煙，老夏站在風口上，冷不防一陣煙撲到臉上來，他劇烈地咳起來。同事才看見老夏，叼著煙，說話含含糊糊：“喲，老夏，噲到你啦，沒事吧？”

老夏咳得喘不上氣，把臉漲得通紅，好半天才說：“沒事沒事。”

同事又狠狠吸了幾口，“呸”一聲熟練地把煙屁股吐得老遠，煙屁股落進海裏立刻被漩渦淹沒了。

“良傑，快過來，”老夏還沒喘過氣，“這是爸爸的同事，你應該叫王叔叔。”

“喲，老夏，這是你兒子？長得真像你。”王同事嘿嘿嘿笑起來。良傑並沒有走過來，王同事也不介意，顧自己說下去，“讀幾年級了？”

“剛考上一中，這不，我帶他出來放鬆放鬆。”老夏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腦袋。

“市重點呢！不錯不錯！”王同事走過來，親熱地拍拍老夏肩膀，忽然壓低了嗓子，“老金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，你注意到

了沒？”

“是嗎？好像是。他怎麼啦？”

“你沒聽說？他兒子今年高考……落——榜——了。”最後幾個字是一字一頓吐出來的。

“喲？怎麼？他兒子不是一向來成績不錯的？”

“誰知道啊，”王同事努努嘴，“成績好也是他自己說的，聽說一直讀的是普高，普高裏成績好沒用的。”

“也對也對。”老夏由衷地贊同。

“老夏，你兒子有出息的。長得真像你，你有福氣的！”同事誇張的笑起來。

老夏對這番話顯得很重視，連連道謝：“哪裡哪裡。”眼睛裏仿佛有一隻潔白的海鷗在翻飛，閃耀著光芒。頓了頓，他一本正經說：“不過，這孩子是像我的。”

王同事又拍拍老夏的肩，一溜煙鑽進船艙。

沒多久，同事就都知道老夏兒子很有出息的考上了市重點。

良傑存心要疏遠老夏，一下船，他就走得很快，把老夏和那群同事甩得老遠。到了山腰的平台，大家停下來拍照，良傑毫不猶豫跟在幾個年輕人後面，繼續向山頂的燈塔進發。他知道老夏怕喘上不來，一定會留在平台。他爬上高高的岩石俯瞰下去，平台上一個個黑烏烏的腦袋，唯獨一個在太陽下面亮晶晶，那是謝了頂的老夏。老夏仰起臉，腆著微微發福的肚子，夾在人群裏向他揮手。他裝作沒看見，別過臉去。

前方是海，有幾處令人費解的白色漩渦。盡頭白茫茫氤氳一片，是比海市蜃樓更蠱惑人心的海平線。海浪席捲而來侵吞礁石，撞在黑色的岩石上支離破碎，白色細碎的泡沫沿著石頭紋路徐徐滑入大海，一次，兩次……輕輕沖刷他胸口的某個位置。他拾起一枚石頭，不知道要丟到哪兒，只是使盡全力甩出去，石頭劃出一條拋物線後摔在岩石上，“啪”一聲崩裂，像一朵濺開的水花。

他磨蹭了很久才慢慢下山，平台上人已經散去，老夏還在等

他。老夏說：“他們也不多玩一會兒，心急慌忙要回去。”他像沒聽見老夏的話，垂著頭走路，老夏一下子手足無措，懷疑自己做錯了什麼，搜肚刮腸想出話來問他：“上面怎麼樣？”過了一會兒，他回答了一句：“就這樣子。”

趕上大家，老夏消失了惶恐的感覺：“哎呀，大家久等了，不好意思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其實也沒有人專程等他，一路只是停停走走拍照片。有人招呼老夏：“老夏，你也同兒子一道照張相啊。”老夏忙不迭答應：“好好好。”

他發現，老夏在人群中並不引人注意，他對別人的話總是隨聲附和。只有當話題扯到孩子身上時，老夏的眼睛亮了，他先是沉默著，嘴角翹起一點狡黠的笑，耐心的，等著別人終於回過頭來跟他說：“老夏，像你兒子這麼有出息就好了，一點都不用操心，你好福氣的。”還是那句老掉牙的稱讚，客套、疏離的，老夏却百聽不厭，他微笑的默應了。有時候，老夏為了顧及別人的面子，也會謙恭幾回：“不是，他脾氣強哦，不曉得像哪個。”自然是像老夏，這不就是最令人驕傲的地方麼。然而，話題每到這裡就會結束，老夏雖然略感惋惜，也不至於到張揚的程度。

可老夏總能在幾近湮滅的存在中找到發揮他家長威嚴的時刻。他會在說話的時候，拍拍兒子的肩膀，像那些以孩子朋友自居的開明家長一樣，自作主張說：“我對你麼要求也不高，只要……”末了還加一句：“可以吧？”商量的語氣，卻是不容置疑的。自然是當著眾人的面。私下裏父子倆決不會出現這種高調的對話，老夏對這個整天默不作聲的兒子有幾分顧忌。

那個夏天的回憶像海草一樣糾結著他，說實話，他有點看不起老夏，這個的念頭像針一樣扎著他，有一種犯罪的感覺。他轉而恨起那些同事，恨他們不負責任的調侃恭維，恨他們眼睜睜看老夏出醜的冰冷嘴臉。

瘦高個兒和圓臉女人一言一語聊得正歡。

“他同我講要做燈具生意，我二話不說把錢借給他……”

“喲，你真熱心。”女人不失時機插話，發表自己的見解。

“他同我講鈔票虧掉了，我也不懷疑，做生意麼虧鈔票也正常。”

“是的。”女人贊同。

“哪裏曉得他偷偷賺錢，不給我曉得！”

“哎喲，有這種人的啊？”女人忿忿不平。

“就是說咯。我鄉下老房子拆掉重新造要鈔票，伢兒讀書要鈔票……”

“你們伢兒幾歲了？”

“讀高三，就要考大學了。”

“成績還好伐？”

“成績也還不錯，他們老師講他考本地大學沒問題的。”

“喲，那相當不錯咯，你們伢兒有出息的。你福氣不錯的！”

瘦高個兒的憤懣一下子被打斷，疙疙瘩瘩說：“是咯，是咯，伢兒總算還比較聽話的。”

火車經過無數個市鎮，從白天開進了黑夜。良傑是被床板上發出的“嘍嘍”聲吵醒的，他探身一看，下鋪的小孩拿腳蹬上面的床板。良傑正要發作，圓臉女人在朦朧中把孩子攔進懷裏，夢囈似的說：“寶貝聽話，別鬧了。”孩子瞄見良傑，躲進媽媽的懷裏撒嬌。女人留戀著方才的夢，轉了個身繼續睡覺。

孩子又沒了約束，得意忘形起來。他對著良傑扮各種鬼臉，學螃蟹“啾啾啾”吐口水。良傑白了他一眼，躺下顧自己睡覺。小孩見沒人搭理他，站起來扯良傑的被角，五六歲的孩子力氣倒也不小，他抓住了被角整個人懸空掛著，被子漸漸往下滑。良傑不由的惱怒起來，一下鬆手放掉了被子。那小鬼冷不防摔到了地板上，“哇”一聲毫不含糊大哭起來。良傑趕緊把露在外面的被子拉進來，裝作睡覺。女人一下子坐起來，厲聲道：“怎麼了？誰欺負你？”孩子只是哭，女人又“心肝寶貝我的乖乖”哄起來。良傑疑心女人知道他將孩子弄哭，後來女人一句話也沒有同良傑講過，補差价的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由於之前不愉快的接觸經驗，每次良傑爬下鋪位去洗手間，那小孩總變著法兒找他碴。他脫下襪子，瞪著良傑：“我把臭襪子丟過來哦！”女人沒有睡着，卻絲毫沒有阻攔的意思，冷冷的笑著，乜眼看良傑敢怎麼樣。良傑只裝做沒聽見小孩的威脅。

瘦高個在上鋪一會兒一個翻身，床板吱嘎吱嘎響，時斷時續夾雜著“哎喲喲”的呻吟。

圓臉女人伸出腦袋問：“喲，你沒事兒吧？”

“哎喲，牙根疼……”瘦高個“哧溜”吸了口氣，“罵人罵多了，牙根疼。”辛酸中帶調侃。

“牙痛不得了哦。你把冷水含在嘴裏試試，或許可以鎮痛。”女人好像能感受到那種疼痛，不由自主也“哧溜”吸了口氣。

瘦高個果然聽了她的話，吭哧吭哧從上鋪爬下來，去含了口冷水回來，喉嚨裏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。他吐了水爬上床鋪，照舊還是疼，身體怎麼翻轉都不是滋味。

良傑靜靜躺著，把這些動靜都聽得一清二楚。他睡意全無，一件更遙遠的事情跳出來折磨他。

那次他和朋友去廟裏玩走散了，他獨自走進一個廟堂，見角落裏放著個很奇怪的圓盤，因為好奇他用手輕輕轉動了轉盤。忽然一個和尚走出來，笑咪咪告訴他剛才轉動的是時運輸，說著從指針停住的位置下抽出一張黃表紙遞給他，讓他去裏間解簽。他推辭不過，就問解簽要多少錢。和尚把臉一沉，雙手併攏口中念道：“阿彌陀佛，施主與我佛是有緣人，只需雙手捧了這份虔誠進去見大師，自會消災解難。”

他就想反正不用錢，聽他說說也無妨，就真的學和尚的樣，雙手併攏夾住簽文紙。走進一道布帘後面，只見裏面坐了個肥頭大耳的和尚，他接過黃表紙后噯里咕嚕念叨一番。末了，和尚拿出一本冊子讓良傑寫下家人的名字，良傑疑疑惑惑照著做了。和尚又拿出另一本冊子，指著上面的數字一行行說下去：“捐這個數目可以將名字刻在功德碑上，保你一生消災免禍；捐這個數目

可以……”

他支吾道：“我並沒有說要捐錢……”和尚立刻怒目圓睜：“你這是跟佛祖開玩笑！”肉蟲腦袋上的疤癩一下子漲得通紅，“你在冊子上寫了家人的名字，就是跟佛祖有了約定！如果你不捐消災錢，佛祖不會保佑你們家裏人的。”

這是個騙局。他這樣想的時候已經晚了。他還要乖乖掏錢嗎？不，他不甘心。好歹他也是個讀書人，竟要聽一個下三流歪和尚說的話。老夏的名字歪歪扭扭朝他笑，他不是一個迷信的人，他不怕，可他不能讓老夏擔這個風險。他猶豫著，終於把口袋裏的錢摸索了出來。

回去的路上，一個朋友問他：“良傑，我看見你和一個老和尚說話，你去求籤了？”他說是。另一個朋友笑道：“那幫和尚全是胡說八道，你沒把錢給他們吧？”他一下子被揭穿了秘密，心怦怦直跳，但仍然狡辯：“哪能啊，那個臭和尚說要捐什麼消災錢，我說，滾！”全車人都笑了，大概他的“滾”字說得格外乾脆利落。他也跟著笑了，而且是笑得最大聲的一個。他悄悄的安慰自己，並非真的怕了那肉蟲腦袋的和尚，而是為了老夏。

到現在那張簽文紙還夾在他錢包裏，上面寫著什麼他忘記了，胖和尚說了什麼他也完全不記得。只是每次看見，它都提醒著他曾經做過怎樣的犧牲。他從沒有怪老夏，他只是恨，恨這個世界，時時來打壓他們。他聽著上面傳來的床板聲，竟隱隱有種快感。

火車停在一個小站，良傑睡不着，想下車接接地氣。下鋪的小孩一直醒著，跟自己玩手指，突然見良傑爬下來，吃了一驚，鼻子裏的氣一下子透不過來，“哧溜”製造了一個大鼻涕泡，摻雜著不健康的白，像他的眼白。良傑從牙齒縫小聲擠出幾個字：“真噁心！”孩子還沒反應過來，良傑已經甩手走了。

二月的夜還是清冷的，良傑在站台上，脖子直往領子裏縮。他望著車門下面高高的踏腳板，心想，萬一火車開了把他一個人甩在站台上怎麼辦。這是哪兒他也不知道，他的箱子還攔在高高

的行李架上，換洗衣物全在裏面，幸好錢帶了，正掖在胸前的口袋裏。明天早上七點鐘準時去站裏接他的人找不到他，一定會馬上通知老夏夫婦，然後其他人也會陸續知道了吧。那群同事會怎麼說呢？他好像聽見王同事悄悄嘀咕：“喏，老夏的兒子啊，高考複讀了半年，死活要去南邊打工，結果就不見了。”“喲，哪能啦？他兒子不是讀重點高中嗎？高考也沒考上？”這是老金說的話。老夏呢？他的頭髮大概再也長不出來了吧？他想著，胸口隱隱作痛。

站台上只有一個小販守著熱騰騰的車攤子，良傑看著一大鍋熱乎乎的茶葉蛋，心裏有了點溫暖。他掏出一個硬幣，向小販要了個茶葉蛋。火車發出長長一聲淒厲的汽笛聲，良傑三步並作兩步，一躍就跳上高高的踏腳板。

車窗動了，小販、站台、燈光，一點一點都甩到了後面。良傑靠著門框，慢慢把雞蛋的茶色外殼剝掉，裏面露出潔白嫩滑的蛋白，像從未經過風霜的嬰孩的臉。

漆黑的夜，火車載了一車人的舊夢，隆隆的往南下的方向開去。

黃文欣

個人簡介：

出生於江南某隱秘小鎮。
 具體時間，不便透露。
 幾年前隻身來香港求學，未有建樹，
 卻因掙脫父母管束，脾氣漸長。
 各類文學有所涉獵，均淺嘗輒止。
 處江湖之遠，涉世不深。
 夢想著有朝一日回歸鄉土，
 隱遁於江湖之遠更遠處。



得獎感言：

我喜歡坐長途火車，一群人困在狹窄的車廂裏無事可做又無處可逃，正方便我若無其事地聆聽觀察和遐想，於是有了這篇小說的雛形。不論人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，無一例外都揣著各自的過去。我在小說中寫下的是關於一個初次獨闖江湖的少年的“舊夢”，可能因為年齡和心態都比較貼近自己。有朋友讀後說，寫出了我們這代人的心態。“這代人”我不敢說，至少她與我有了共鳴，這就讓我頗感滿足。十分感激一直在身邊支持我的朋友們，她們的鼓勵讓我不至於被消沉、沮喪和自我懷疑壓垮；也感謝魏時煜教授，她的敘事學課程給了我不少新的啟發。